

續資治通鑑

五



宋仁宗三

李無經進

曹嘉深崇琳所藏

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登  
 州地震○三月上試進士賈黯等五百二十八人擢黯為第一  
 ○夏五月京師兩雷地震○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占  
 曰主兵○八月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三人太常博士錢彥  
 遠父易第明逸○張方平除諫議大夫尋遷御史中丞中外之  
 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宰相賈  
 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  
 欲以代育方平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  
 正曲直然育罷以高若訥代之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  
 而未下方平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驚曰始立法非再也  
 方平曰周世宗權河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  
 以鹽課均之兩稅而施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壅錢是也豈非

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益  
 益售是為我斂怨而虜獲福也虜鹽法今非用兵莫能禁也邊  
 際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知語宰相立罷之  
 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  
 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  
 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  
 稽首流涕○十二月上獵於城南之韓村初於玉津園降警乘  
 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所由之野徑十餘里部隊  
 相屬上親挾弓矢屢獲禽獸時旁居民或蓄狐兔鳧鴈之屬亦  
 驅于場中上知之因謂輔臣曰獵所謂訓武事非專為獲也悉  
 諭縱之駕至棘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祖所宜慰勞父之  
 遂詔赦所過民田租稅選次近郊命衛士更奏拔于前皆兩兩  
 相當掉鞅挾纒以相決勝時交趾李德政獻馴象上特召見使  
 觀焉○毋美人張氏為貴妃  
 慶曆七年春元旦杜衍上表致仕宰相賈昌朝不喜衍

從其請○三月旱○夏旱○以夏旱為樞密使○五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自取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它日得以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之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糶近受種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然○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相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救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宋史前九

二

饑饉之變不足憂守令非其人為可慮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為無恐者守令之得其人爾守令得其人則措畫有方賑濟有術凡所以矜憐撫掩者無所不至雖逢水旱民必無困餓之患矣漢武帝元鼎中詔以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懼其飢寒之不救遣博士論吉所抵無令重困成帝鴻嘉中詔關中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將所以助朕之憂乎遂遣博士巡行郡國一君之意其愛民非不切而當時守令竟未聞有持節擅發倉廩如汲黯之於河南悉棄倉廩與民如李舉之於永嘉者必待遣使然後民無失職則為守令者豈不負明天子所付托之意邪觀富鄭公青州賑濟之策真可謂後世守令治民者之法以杜杞為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唯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命天子為悉錄將士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接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杞始至有西番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杞如約當遣還孟香散走匿

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與香益急朝議切責亟遣還之杞言  
夏人違誓自舉兵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  
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治邊一歲有威愛六月置北京留臺  
冬十月孟計二州地震十一月戊戌郊日具州王則反則隸  
宣毅軍小校以妖術惑眾擄具州囚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  
死之借毀東平王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衰謝  
彌勒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  
朝以具州反書聞上欲遣張方平討王則方平舉胡鑄自代即  
以胡鑄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東時王則未平上以為  
憂文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鑄宣撫夏竦惡鑄從中沮之  
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博選壯士穴地  
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六十五日敗後改具  
州為恩州具州平始析大名河北真定高陽四路各置帥更命  
儒臣以縉邊○韓魏公琦自鄆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

宋史前九十一

三

親嘗題養真亭詩曰所期請兼慮不是愛精神郡園號衆春會  
歲飢涉春未嘗一遊陳薦舍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  
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魏公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  
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琦嘗謂  
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重陽燕諸曹於後  
園有詩云不着老圃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諫雪云危  
石蓋深蓋虎陷老枝擊動玉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外未嘗一  
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羣臣言時政○翰林學士管公  
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  
曰鐵面御史其言嘗謂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  
當力拊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  
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供辰奉使  
契丹還為宣徽使抃因論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  
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

然歸重宗政殿宿尉衛士有夜踰軍垣為變上語二府以張  
 貴如有得蹕之功樞密使夏竦昌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妃之  
 禮陳執中不知所為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以身當猛獸  
 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  
 謗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竦然敬從其言胡宿  
 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用事夕勢傾中外未幾  
 復召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懷敏得不窮治  
 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  
 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兼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頌  
 秘書丞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可試館職上  
 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  
 人朕甚不取於是頌等迭番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  
 言者數論頌等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平曰  
 夏竦之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草制出之以宋率為樞密使  
 龍籍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上開天章閣召  
 輔臣觀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  
 為朕備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對策本廷嚴允草萊之人  
 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所以尊朝廷請歸中書合議以  
 奏上從之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張士遜薨上臨其  
 喪二月彗出虛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使殿詔近臣以備邊  
 之策三月三司使葉清臣罷四月上試進士四百九十八  
 人擢馮京為第一滑州河溢魚池竭且決知滑州陳希亮發  
 禁兵捍之虜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  
 王尊是歲盜起宛白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未及  
 對上曰吾得其人矣乃以希亮為州不踰月悉擒其黨入判三  
 司戶部勾院榮州焚菴凡九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課如  
 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希亮為言還其籍歲蠲三十  
 餘萬三司簿書不治其留滯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餘明  
 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悉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二

之一。八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殿中丞吳奎。陳執中罷先是御史趙抃言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而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乃以足疾辭去執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議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中書嘗有佳關其女婿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奩中物安可固求時議偉之。以宋學向平章政事天資忠厚嘗曰逆詐特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冬十月汰諸路兵。

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貢。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今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今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以詢其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瀕州叅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博平隸河北希

宋史卷九

五

亮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為之奔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冬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秀州地震。

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二月宋庠罷相言者

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凡宗室宦官醫工及嬖倖近習莫不關樞密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抑抑之其大者

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然搆為飛書欲毀去之堯臣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然願得罷去上愈以堯臣為忠下令購為

書者甚急堯臣益感動在位六年庶職修舉。四月以魯公堯為翰林學士。陳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

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

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有教之吾痛以法擇者懼則虜不敢

勤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績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  
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聞使者亦素聞希亮威名至則  
拜庭下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譯者以尚書  
左丞王舉正行御史中丞時張堯佐恃貴犯勢氣焰赫然上將  
大用之舉正留百官班庭辨堯佐姦媚上問留班有故事否舉  
正言唐明皇任楊國忠時臺諫有此故事上默然堯佐卒不得  
大用者舉正有功也始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  
會其姪女有寵於上冊為備援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  
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引天寶楊國忠事為戒不  
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王舉正留百官  
班庭辨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與欲宣徽而假河陽  
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介獨爭之不能奪上  
諭之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  
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

宋書卷九十一

六

官觀望挾姦言涉官掖上大怒輒召二府以疏示之介猶爭不  
已樞密副使梁適斥介下殿介猶爭愈切上聲色俱厲眾恐禍  
出不測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  
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翌日王舉政救  
解之改英州別駕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眾者甚眾獨李  
師中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  
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萬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  
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  
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解者云並遊英俊顏何厚謂吳奎背約不前未死姦諛骨已  
寒謂文彥博張堯佐也介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  
濤泛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聖宋非狂楚  
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眾乃欣然  
公憇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  
事沽酒聽漁歌蓋情動於中其辭無諷可以感神明而免禍焉



宰相 入相 宰相 宰相 宰相

○秋七月定太學生員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為限  
○復用孔氏知仙源縣○更樂名曰大安○八月京東淮浙等  
七路飢○九月賜侍講筵官坐○冬十月除解鹽禁○文彥博  
罷相先是介深詆之乃有是命○以龍籍為平章事○吳奎罷  
知諫院包拯言唐介請鍾臣并以中金乞留奎以供言職上  
曰介言奎拯皆陰佐文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十一月召太  
子中書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置先是祭明堂上親  
閱大樂而言者以為彈大特磬大小與右制未合太常言瑗素  
曉音律故召之

○皇祐四年春二月包拯罷○蔡襄除起居舍人知制誥兼  
制流內銓呂景初兵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除它官  
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封還之由是上  
益知其賢待之愈厚是時邵必為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  
入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兵充鞠真卿發禮院代書  
事更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兵中復彈劾梁

宋史九

七

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刀約不當  
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御史趙抃皆力言其非是必以  
復職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故闕○自陝西  
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  
方平目為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上御資政殿  
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  
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上驚異之  
又以手詔獨策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天下  
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  
隳弛務為姑息取士任子舉勸遷補之法皆壞漸失祖宗之舊  
任將養兵亦非舊律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  
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盈虛所以然之狀  
及當所以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  
間比年以來朝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以違道干譽利口為  
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

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效體以收禮後軍有不然者則毀傷隨之然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之田况除三司使金穀用度利害纖悉罔不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稱職撰皇祐會計錄上之上嘗面諭之曰卿謀猷深遠器識寬厚可任國大事未幾拜樞密副使五月范仲淹薨仲淹內剛外和為政忠厚邕慶二州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謚文正○儂智高叛陷雍州都監張立司力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害智高即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元啓曆進陷廣貴襲藤梧封康端九郡攻廣州趙師旦以贊善大夫守康州賊至城下吏民驚擾相與謀曰郡無兵甲城池賊鋒不可當不若避之兵馬監押焉貴以其言白師旦叱之曰汝欲試劍耶且太守守土有患難則當之力不足則死尚為忠義若何去耶康定中西部有變耿傳為通判尚死之我嘗慕其為人監押起拜曰如此惟贊善是命師旦曰賊眾我寡又以疲兵

卷之九

決戰欲先困我不若閉門拒守俟賊大至然後一戰以決勝負古亦有以寡擊眾謝安破苻堅是也汝守南門吾守北門遂戎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人度勢不可乃還坐黃堂賊至今之拜師旦叱之曰恨力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豈太守而助賊耶遂害之妻擁樹逃去幼子在機中棄之草間三日回視之尚不死詔贈光祿少卿以子觀為右侍禁次子觀為將作監主簿弟師涉為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書曹觀守封州儂賊迫封境僚屬勸之去觀曰吾父為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天下皆觀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子決曰可游民間自全我為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與監押陳暉率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觀遂為賊所執賊知其名臣子亟令拜觀慢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日賊復曰我王番禹汝堪丞相觀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語耶遂害之流死于河間者皆哭封民為立祠詔贈太常少卿妻劉氏及幼子聞觀

死亦死餘四子皆息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天其首若鋒刃如血汙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策者乞益兵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執政不以爲意故賊之起如陷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義不足也力不能救爾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汝不聞顏泉鄉乎乃吾兄也罵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兄觀觀臨死尚慮其父可謂忠孝兩全矣觀之心豈在魯公下耶

六月以狄青爲宣徽南院使充荆湖南北宣撫使提舉廣南盜賊事

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討智高○丁度薨上臨其喪○廣西鈴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令賊至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沔余靖兩將之兵于賓州先是陳曉敗於崑崙關青推其首述者自殺直表高而下凡三十人并曉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謀者既去詰

日遂行至邕州歸仁頓遇賊逆戰前軍少却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鼓麾左右奮洛陽置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僕達忠等五十七人牛羊器具數萬得所虜男女三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仍築宮觀以志功二月頒師還拜樞密使初僕智高達南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今遠矣跳梁不足爲陛下憂願銳兵數千當羈叛蠻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夜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邕破僕出及青破城而智高已穴地道遁矣初有衣金龍之文又金錦神龍於干楯仆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矣有欲亟爲青作奏者青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智高敢誣朝廷以貪功耶後智高爲大理所殺兩首至京師人始服其先見青既還上悉官其子青固謝曰願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勳勞何敢拜召命在樞密四年自以遣時幸會夙夜一心願以盛滿爲戒青事親至孝方

秉權於朝... 殊極榮養... 所上流飲者多死... 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 公季贈其人而遺之

魏之郊也... 而未免為有識者... 無耻之甚... 肯自附於梁公之後... 近乎古所謂知道者... 三月上試進士... 卒詔賜諡曰文正... 當此時劉敞判尚書考功... 有司之事且疎行不應法...

尼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改其諡曰文莊... 黨庇親戚... 八月制科應詔十八人... 賢良趙彥中... 月丙申朔...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 分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 曰朕以為帶執者以瘵民疾乎... 知制誥... 愠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 妃張氏堯... 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 用為樞密使... 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 辭不受曰渙與昇有階級...

...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十一月己巳郊... 十二月...

得不能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  
 至以方以為憂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  
 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擾爭遷  
 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賦鬻穀帛市金寶埋之地中朝廷  
 聞之大驚移兵邊部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  
 凡許以便且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  
 皆雜戶不相設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  
 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無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  
 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  
 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  
 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先是青獲智高母子不殺欲  
 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秦罷蜀橫賦四十萬  
 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適罷  
 相○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臻王洙為翰林學士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謚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清儉

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壻也  
 ○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千  
 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而至中京今不  
 道彼而由此蓋虜人嘗改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且謂莫習  
 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  
 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為問敞曰此所  
 謂駘也為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敞為揚鄆求與三州皆  
 有善政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方將下直為  
 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在朝廷  
 議事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六  
 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夫相  
 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覘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  
 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二人人情如此  
 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具育罷○推密直學士  
 蔡襄知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

之賢者以勸學與善閎士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  
 人襄為親至於學舍親經講學為諸生率延見甄士陳烈尊以  
 師禮其有德行著稱鄉里者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  
 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辨具  
 而後取發有力者乘其急而賤買其田宅立券舉償終身困不  
 能償襄曰弊孰有大於此乎即下令禁止十月月醴泉觀成  
 ○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法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進死  
 至和三年九月改為春正月大赦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  
 夕大雨雪壓折樂架上既禱而霽是日感風眩不豫○契丹使  
 者入辭上疾作文彥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仍授國書○弼  
 與彥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儀禱為名乞留宿  
 內殿事皆闕白而後行禁中肅然○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  
 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  
 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恃食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  
 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其後涉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

功河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書漕運十四策宰  
 相富弼讀其奏於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  
 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文彥博富弼入  
 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諫官范  
 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  
 天下之情議減宗子及間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  
 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親族爾鎮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  
 熙寧初悉如鎮之言○時呂濬守徐蔡襄守泉吳玠守壽韓絳  
 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襄贖乞荆南御史趙抃上言近日正  
 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臣如脩輩無幾  
 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專權要之眾爾脩等由此不  
 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上晚年不豫而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抃  
 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  
 求郡得睦睦歲為杭市筆并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

地抔為秦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水○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狄青罷○以韓琦為樞密使○九月辛卯改元嘉祐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范鎮言職○十二月劉沆罷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

○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諡曰正獻被命日自作遺疏謂無以小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八人擢衡為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夏噩○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恣為不法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抃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官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其漸不可啓

○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求通河○以淮南江浙荆湖州置發運使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為副使既久為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貨財調用弊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士出身除侍御史

漢之倉氏庾氏為吏者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諸使歷二十載仁宗久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策同職所以獎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誰一職掌一事旬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久其官則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必不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為後世法

二月以吳及為正言○三月范鎮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得疾鎮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官中此天下之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之心

章累上不報因隨門請罪會有星變其言為急兵鎮言國本未  
 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其執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  
 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  
 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  
 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  
 未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為禍豈特一死而已  
 哉願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聞者為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  
 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  
 此策矣今間言既入為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  
 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  
 公言今日難於前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是上而陳者三鎮  
 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  
 待罪百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  
 流內銓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司馬光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

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  
 賢者使攝儲貳以待聖嗣之生退居滄旅不然則典宿衛尹京  
 尹亦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光又與  
 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五  
 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方平知秦州時亮祚方驕  
 僭闕士馬築堡壘築城西壓秦境上屬方皆逃匿山林方平即  
 料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方平無賊  
 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  
 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  
 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止○六月文彥博罷○以  
 韓琦為平章事○包拯為御史中丞○陳升中除樞密副使諫  
 官趙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  
 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疆起之乃補外又論樞密使宋庠  
 選用武臣多不節舊法一人皆相次去位外與言者俱罷○秋  
 七月命范祥制置解州○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州社祭社二月種茶禁  
 父趾冠邊三月以包拯為三司使宋祁出知鄭州夏四  
 月錄周後以柴氏子為崇義公奉周祀復銀臺司封駁制  
 六月羣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不受詔  
 諸州開羅者以違制論秋七月出官人冬十月六拾於太  
 湖升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皆為節度十一月放  
 南王允讓崇

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切直  
 出知慶州慶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家而去既  
 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  
 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喜爭盡力慶事為少  
 獄以集空改修鹽法疏鑿積石民賴其利慶當一廣之衡歸者  
 常自我易舟而北抃治事之餘取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  
 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抃治

郡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龍籍致仕豈  
 寬恤民力司召蔡襄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  
 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敗遷者不十  
 一而敗者十常三四襄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勞而  
 無餘事尤喜破廢發伏吏不能欺至商確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墜者司因循蠹弊刮磨  
 剝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於朋友重行義聞其喪  
 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其為文章清道粹美尤於  
 筆法頗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葉人悉珍藏而上尤稱愛  
 之御製王舅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  
 碑文又勅令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冠邊  
 都烈而宋士鏡死之八月縣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估馬司  
 十一月以呂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內外官冗始令臺諫  
 六品兩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為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  
 任一人者增為三歲

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胡宿為樞密副使  
 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也善得美欲者  
 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者虛名於籍又謂滄州宜  
 分為一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位六年邊備修舉虜不敢犯  
 寒○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朔日有食之○故事執  
 政遇喪皆起復上待弼而用政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  
 用於平世卒不從命○以王安石知制誥○司馬光遷起居舍  
 人知諫院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欲罷飲宴  
 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膳羞  
 無益於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策  
 制科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涇州主簿蘇轍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入第二等  
 而考官以為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  
 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閏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冬十月皇姪宗實詔起復判宗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  
 先是韓琦始為樞密使乞內建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  
 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講讀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不為首  
 相面謝日琦即具手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  
 臨御四海已二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無所繫心不避重誅  
 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擢立為嗣陛下慈仁恭儉  
 德冠古今天祚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願社無窮之慶至擇  
 宗室中推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淵訪官邸誠善議也臣愚切  
 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近  
 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  
 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才難審選擇當慎則臣  
 急乞求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升於內學  
 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其道德進退應對  
 長短不數月間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推而命

之則無重於此者故以死言惟聖度寬則天下幸甚自此  
 陳請不一終未聞有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悽悽不樂中外  
 臣僚漸多以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  
 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命光知諫院  
 光就職果面陳之時喜曰藉此可以復中前說矣明日因進呈  
 光疏力請之又自懷乳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  
 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  
 猶能爲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爲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  
 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宜臣下敢議願出自聖斷  
 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大者倭小者純而惠琦即贊  
 曰既屬以此不惠者固不足論上曰如此則惟宗實可琦曰陛  
 下既已知則定矣琦曰議事嘗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充  
 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司馬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充  
 王翽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成疾爾太宗曰王年少不

六

十七

知爲此汝輩教之教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  
 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妃而謙恭事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  
 於李氏詔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璋母楊氏歸其兄璋  
 散遣其家人先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遣璋尚公主今乃母  
 子離拆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懷惻之心乎璋既責降  
 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持李氏尊禮不衰也  
 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二月更江西盛  
 法諸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諫院權判國子監除知  
 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知諫院上疏言  
 經畧安撫使以便丁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末世法及將相大  
 臣典州者多以責備自持安撫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  
 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諱而逐去御史中丞置官悖慢而  
 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益澤加於舊軍人馬三司而法官  
 非犯充媛董氏上觀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議行冊禮燕

給國薄光言董氏秩本微疾革之後方拜充禮部尚書婦人無送  
 近制惟皇后有之國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  
 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孝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與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  
 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謙明微不當與后同表蓋引却慎夫人  
 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而况妃乎上性寬容務  
 為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孫洙等上言切見比年以來  
 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内外官吏因循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  
 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師老其節鎮十年不問趙玘辭環衛  
 斥歸私第使闔門待罪王怒殺玘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  
 奏事真宗械以赴御史府今臣下驕恣恩貸用而威福奪陛下  
 其亦能之乎太原之役刑卒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  
 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訴  
 給賜盡斬百餘人衛士上言變心人夜開闔闔門捕之斬十九  
 人今軍政日弛衛卒日懈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受賂者

皆棄市內酒庫火其監掌之官坐死職而死亡今更比皆獲復用  
 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操主威以馭臣  
 下執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或諫之曰陛下當收  
 饋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是饋權柄或人曰凡事須  
 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  
 欲自朕出蓋自朕出皆是則可知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  
 公議令宰相行之有一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  
 矣上之識慮深遠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  
 為皇子賜名曙稱疾不入司馬光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  
 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贊之富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  
 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  
 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臣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  
 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辭哉願令本官族屬  
 數勸及遣人諭旨彼必不敢違丁酉勅皇子襲衣金帶詔同列

太宗正寺從古號國公宗諱敷勳之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  
 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東有輿至己亥從古言皇子猶固稱疾  
 使者往返數四是夕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  
 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言陽筆至是孟陽入見於卧  
 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大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  
 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  
 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子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  
 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諱  
 等同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  
 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月朔以皇子為齊州  
 防禦使鉅鹿郡公○大饗明堂奉真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糶  
 本錢○十一月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  
 書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命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  
 賜之

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試

六

十九

進士許將等二十九人擢將為第一○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  
 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夏四月朔皇子即皇帝位  
 御東極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  
 理中外翕然呼為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  
 已責降警官宋道安等侍疾及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  
 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上自  
 不豫喪皆禮官執事羣臣悉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后為皇太  
 后○立京兆郡君高氏為皇后璩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  
 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官歸于濮邸至是正位○太  
 后垂簾聽政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  
 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獨御東殿輔臣各  
 以故事復奏於簾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平命輔臣  
 禱于天地宗社嶽瀆山川○以富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六  
 月廣太廟為八室○停制科○上復以疾不出惟兩府得入對  
 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餌○嘗親執藥盃以進帝不盡飲而刺

之藥汚錦衣太后亟出御殿不數當○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過者猶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見官家內中保體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然頭流汗或謂琦曰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問有傳帝在宮中過夫者及感感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別待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始御殿見羣臣○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上疾甚云為多毒錯往往獨伴太后不能堪左右譏問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廢上轉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然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遺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德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殿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孫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公著侍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前集

宋英宗

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監審官院○兩上○出宮人  
 疏言章憲明憲太后保佐先帝遠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  
 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  
 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直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  
 之鄙猥如馬季良譴詔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司馬光言皇  
 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之備天地鬼神  
 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  
 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  
 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  
 如宮中之事然後可○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  
 疇言真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宗

舊典在諒闇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為燕樂之事於是輔臣諫官  
 亦以久旱請上出禱雨上乃始出幸相國寺醴泉觀時上疾新  
 愈人心大悅○五月上既康復韓琦又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  
 取十餘事票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  
 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自深宮每日  
 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  
 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審決以何日徹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  
 命儀鸞司徹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繼見太后衣○司馬光言  
 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子母間人所難言  
 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光極  
 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勅所屬直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  
 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佺除使相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遷政為功則宿衛將  
 帥內侍小臣必有顛墜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光復爭之因  
 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

司馬

王親

太

言

言

言

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及親軍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  
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使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  
之張方平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陞  
辭論天下事上加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  
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  
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滄州時見其藹藹論及所對策近考代  
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此詔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不表語  
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  
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待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  
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奉使契丹還未至  
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  
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  
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抃曰捨大名府則列郡不服  
矣往視之昌朝不悅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  
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

唐介為御史

二

歲豐稔故寡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寡  
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為御史中  
丞○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事  
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奉事殿下恭勤之禮  
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  
之坐如待踈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  
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  
懼不親自親者蓋以此也推本其言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  
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語互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  
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  
惜也臣願殿下斥遠其人勿置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  
然無疑皇帝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  
勿加限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  
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坐法等遷官樞密使富弼遷戶部  
尚書富弼奏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曷若報皇太



今日之大因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太子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為左右姦人所謀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闕供皇太后密使人饋遺調護之力居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大臣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陛下繼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臣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旨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政事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壓而輒生異同也仁宗洎皇太后於皇族中獨取陛下為嗣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報臣何賞之可加奏不報○六月皇子頊封穎王○增置宗室學官○諸路大水命監司分詣州軍存恤○九月復武舉○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盛夏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

宋史卷一百一

二

日御講筵從之○夏人寇邊○冬十月詔明堂奉仁祖配○十一月韓琦奏云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該詔從之命徐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集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苗上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飲農民之粟帛以贍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任二家之事也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罷散况陝西未刺之民乎上不聽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光之言矣○復內侍養子令○十一月兩土○以內臣為陝西諸路鈐轄令體測軍情治其訟訟有賞罰則與其帥

臣  
議  
事  
不  
從  
罷  
官  
不  
從  
罷  
官  
不  
從

兵  
淮  
南  
京  
畿

之  
為  
傳  
錄

不  
受  
不  
受  
不  
受

用  
不  
受

不  
受  
不  
受

不  
受  
不  
受

不  
受  
不  
受

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駢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害今鈴轄重寄其權與安撫使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專制關外之權上不從

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二月罷修慶寧宮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諫官傳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甚多何不言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為皇子一時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昇亦以為言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仁宗頗惑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為疑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多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為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因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更乞審察曾公亮歐陽脩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此陷善忠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呂公弼代之上曰卿繼襄為使襄訟訴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為長者襄徙南京未行丁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之而聞其名已為之惻然特官其幼子曼為秘書正字○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為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瑄不從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宗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報○樞密副使王疇薨上臨其喪○大風晝晦○上試進士彭汝礪二百人擢

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天曆○以呂誨為御史知雜○趙抃除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抃以寬治蜀人安之初抃為轉運使言  
 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從之者宜特黥配  
 以懲其後及為成州通判有比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抃察其無  
 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爾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  
 會榮諲為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馮  
 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  
 利為本○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宣押伴傲其使者侮  
 其國主使者許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宣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  
 殺戮將士趙滋為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其不可至是契  
 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  
 為不材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夷狄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  
 其傑驚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隙起  
 於趙高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  
 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多宜教邊吏

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  
 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  
 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  
 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先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祖考  
 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  
 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  
 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別儀禮漢儒論議為五篇奏之司馬  
 光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皇孫光武起布衣亦  
 不追尊距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  
 天下非之願以為戒○六月親權御史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  
 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詔曰凡  
 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  
 損○富弼以足疾求解機務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五上書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繼以此授人仁

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山執政樞密  
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  
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出宮人○賈昌朝薨謚曰文元昌  
朝在侍從為名臣及執政不為善人所與咸以為結宮人宦者  
數為言者所政○八月大水○上降詔責躬求言學上降詔有  
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驛澍雨為災專戒不德命去其語  
○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  
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  
沉於深淵浮直棲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瘞道路許頴之間積尸  
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  
道路棄穉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  
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  
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為災深宜益損以  
答天譴乞拒而不受呂誨亦以為言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  
不允○置陝西壯城兵○九月歐陽脩等奏定太常因革禮城

○上策制科二人以范百祿為秘書丞李清臣為著作佐郎武

舉六人○冬十月雨木冰○呂誨言臺諫闕負言路壅塞以邵

必知諫院○十一月壬午郊

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時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批荅曰

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引聖人此宰相欲

罷內職鎮遂請外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意脩為

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孺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知陳州鎮至

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

詔原之是歲大熟而貸悉還陳人至今恩之○立濮王園廟以  
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  
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  
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縣君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  
慈訓追崇之禮宜易克當且然以肇為國即園立廟皇太后已  
賜愈允仍改封宗樸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  
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又宜立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遙嗣祖統

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追尊今陛下以旁支  
 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漢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  
 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  
 不報又上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  
 為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  
 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也○御史呂誨知蘄州說純仁  
 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先是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  
 漢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其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  
 導諛略曰琦請議漢王典禮存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  
 稱皇考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  
 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  
 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政事歐  
 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漢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  
 舉之議韓琦飾非傳會曾公亮趙顛備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  
 下脩于理及正銷等之罪中書亦以劄子自辨畧云皇伯之稱

考於經史皆無據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  
 衰者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  
 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  
 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  
 諱其所生矣誨等論列不已繳納詰勅居家待罪上封還詰勅  
 趣令供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  
 未嘗聞預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母后  
 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  
 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脅而天下卒  
 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何必用母后之  
 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  
 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  
 誨等又奏乞罪首啓邪議之臣未敢承命上又令中書降劄子  
 趣使供職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中中書堅辭臺職  
 中書准呈上問當如何琦對曰臣等

無罪則取聖旨上猶傳父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為然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不若召試館職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三月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昂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季于畢如月至五日夜諫官傳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趙瞻通判淄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出夏四月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因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請外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百日上遣內侍郎家諭勉且戒之曰公著勁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弼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蔡州九月戊子

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有以內庭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如下請詔自今待制以上六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止夏人寇邊冬十月詔三歲一貢舉以簽書郭逵宣撫陝西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立皇子穎王頊為皇太子先是上又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穎王憂形於色顧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內外憂惶宜早立太子上領之琦請上親筆旨揮上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書之上又批曰穎王頊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憑几不言賜方平坐出書一幅八字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右上力疾書以付方平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大赦是歲契丹國號大遼

治平四年春正月朔大風靈之詔民間私造寺觀賜名壽

聖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武宣

廟號英宗上居潛邸以之開閣門讀書終日未嘗宴遊慢戲服

御儉素如儒者遇人詢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必以朝服

曰教授吾師也何敢乘為禮受詔為皇太子辭至十餘奏及就

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言有通廟吾歸矣初執政奏事必問朝廷

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為

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

有郎官醉飽嘔吐為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罰也使

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皇太子即皇帝位神宗尊

皇太后為皇太后名宮皇后為皇太后宮曰二月上始親

政立夫人向氏為皇后故中書之孫女也上為三月彭

思求自中丞出知黃州蔣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稅朝論以

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脩

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怨脩因誣脩以惟薄事事連脩長子

婦吳氏劉瑾脩之仇家於是騰謗思求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

脩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求為證脩上章乞詔公正之臣為臣辨

理上取之奇思求所奏并其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

奇言得自思求思求辭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

而可以風聞為說故思求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

前言上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為第一歐陽脩出知

亳州彭思求等既罷御史蘇棻具申言猶未已脩三上表乞罷

職故有是命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

臣正國論前此執政之嫌可不明是非脩必一一數之曰某事

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怨脩者多英宗嘗稱脩性直不避怨脩

亦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既出守連六表乞

致仕不從以吳奎參知政事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

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遂越以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

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

誠牽私意上曰此為歐陽脩之怨也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神宗

至安 君知 江陵

中書 院 參議 院

言公 著司 馬光 同為 翰林 太子

王陶 論郭 達不 行劫 韓琦 不押 班

上命 司馬 光與 陶易

請繼 卷

心他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  
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  
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  
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初令試  
論策從具申之請也○求直言○以王安石知江陵府初安石  
既除喪詔赴闕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不  
起或云不恭今召之又不至果病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  
必不虧閏具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迂闊護前萬  
一用之必亂紀綱上未省奎重言之遂有是命或曰公亮薦安  
石乃所以傾韓琦也○同知諫院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  
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柵密  
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敕大臣  
凡有戰守令依慶曆故事參議○以呂公著司馬光為翰林故  
事光以不能四六為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  
不可強之乃受光乃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卷之六

十

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六事獻仁宗其  
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為學所得至精至要  
者盡在是矣○夏四月王陶罷先是召渭州郭達還領樞密陶  
奏用達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內則高居簡納賂上曰事于  
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  
等畧曰忽于言瞻視之庭蔑加房闕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  
山琦與曾公亮待罪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陶  
兩易其職光入對曰王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  
丞不可復為請侯丞相押班受命上許之參政具奎趙槩堅請  
絀陶於外上不許奎又奏邇來寒暄不節暴風累作時雨愆亢  
頗勝滋生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恃舊恩排抑端良  
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二臣今若除  
翰林學士乃是美遷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王陶不黜陸  
下無以責大臣長布臣願違制旨合正典刑於是卧家乞罷上  
封奎奏示陶復劾奎附宰相救天子六罪具申奏乞留陶供職



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馳知制誥邵亢進入陶學士誥亢遂  
 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不和咎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  
 付中書王陶吳中過駁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  
 政而劾中丞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奎名重於陶望留奎在政府  
 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爾○以司  
 馬光為御史中丞先是光乞留具奎上不懌告在閣門上復收  
 入三日始付中書○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疏言任道德東  
 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  
 骨鯁敢言又謹不復又論五費謂官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  
 費多見納用○韓絳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  
 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  
 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劫田產於官戶田歸  
 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  
 御戶衙前而民戶愈困重至於破家○論謀以及天下使民休

息遂詔逐路條具差役利害○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  
 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為曲水縣令歲歲轉運司以輕薄縮高  
 價使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書言事  
 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故祿  
 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八月京師  
 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  
 有餘上曰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  
 子之陰皆宜戒之具奎曰但為小人黨盛矣上不懌○葬英宗  
 于求厚陵○九月附英宗祧僖祖○錄周後○以王安石為翰林  
 學士士謂具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誠高  
 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于關上不之信也○韓琦屢懇  
 求罷相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  
 乃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知相州○以張方平參知政事司馬  
 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蓋邪會獲眾所共知故仁宗不  
 用上曰有何實事光曰請書○上作色曰每除拜

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况陛下乎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言臣昨論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豈宜復遷美職未敢祗受新命上手詔諭光換卿禁林復兼勸講蓋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若以言事罪卿豈復更遷美職可便受詔  
 澤泉潮等州地震冬十月開經筵御製通鑑序種諤復綏州鬼名山降初夏諤祚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鬼名山者因眾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問道通牒書且言乘釁可復河南地鄜延經畧使陸詵難之獨諤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為橫山之眾若能勝諤祚是滅一諤祚生一諤祚若其不勝必引眾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彦博亦謂諤祚稱臣奉貢今或襲取其他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諤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畧

安撫使琦奏曰薛向招誘橫山已而種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眾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棄且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故籍和好况綏州見已修葺城池若令降人鬼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諤祚萬一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諤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來和而諤祚死子秉常立乃詔存綏州如琦議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井門匪我匪棘北棄幽都西指朔方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總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種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治謝景温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寧姑與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

寨給賜其人而分畫又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  
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  
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塞龍支等  
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改壞稍紓民力崇寧  
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意賈王厚更取湟鄯廓  
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  
與鑿空而爲虛馳驚乎元符封域之表迄于重和既立靖夏制  
戎制蓋二城雖夏人寢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  
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夔黔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  
土宇以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塞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  
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  
淪喪矣



